



4月12日，美国耶鲁大学举办了第一次国际文化节。来自世界各地的留学生参加了这次活动。精彩的节目也吸引了大量的当地人前来参观。其间，耶鲁大学法轮功俱乐部的学员们自己编排的舞蹈节目和法轮功功法表演赢得了观众们热烈的掌声和好评。耶鲁大学校刊把法轮功学员舞蹈表演的照片和介绍放得最大在4月18日的一期首页登出。（见图）

美国乔治亚州众议院全票通过决议案 谴责江集团迫害法轮功 促释放乔州居民之妻

2003年4月22日晚九点，美国乔治亚州众议院的164名代表全票通过了624号决议案。该项决议强烈谴责了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践踏人权的行径，并敦促美国国务院营救被关押在中国劳教所的周雪菲女士。

周雪菲女士是乔治亚州居民吕朝晖的妻子，因为修炼法轮功被关押在广东省三水妇女劳教所已达2年之久。此决议案由乔治亚州第40区的共和党代表温德-威勒先生发起，经由众议院规则委员会主席——乔治亚州第111区的民主党代表卡尔文-斯米瑞先生推出，得到了众议院两党代表的一致支持。

天地蒼生

第129期 2003年5月2日

吴家堡教养院用各种惨无人道的手段折磨法轮功学员。劳教所当局曾声称，上级给了死亡指标，在指标范围内打死法轮功学员，不用承担责任。法轮功学员仲宏喜就是在这种情形下被迫害致死的。

48岁的仲宏喜原家住调兵山孤山子镇段家沟后峪村，是一位曾经参加过对越反击战的退伍军人，因修炼法轮功，被当地派出所的逼迫而搬到抚顺市新村街租一民房居住。2002年3月，仲宏喜的女儿进京上访被抓，新村街派出所要对仲宏喜家罚款遭到拒绝，遂把仲宏喜夫妻先后抓走，并将他家财物洗劫一空后封屋，令仲宏喜当时12岁的儿子无家可归。仲宏喜后被非法判劳教二年，被关押在抚顺市吴家堡教养院。

仲宏喜在吴家堡期间经常遭受残酷折磨，2002年4月13日，仲宏喜在与其他法轮功学员因制止狱警打人而遭狱警疯狂毒打、电击，并被狱警李林一脚踢中眼角，打至遍体鳞伤。仲宏喜所遭酷刑还有每天被逼迫“坐板”十几个小时。

仲宏喜在被监禁至14个月时，已被折磨至内脏受伤，几个月无法进食，只靠喝水维持生命，劳教所被迫允许他保外就医。仲宏喜回到段家沟仅五十多天，便于2003年4月13日不治死亡。

死亡指标为吴家堡狱警杀人壮胆
又一法轮功学员死于酷刑下

生命的护身符——“非典”的启示

文/郑心心

萨斯（“非典”）提醒我们生命的无常和脆弱，它给了我们一个机会，把自己推到生命的边缘来考察自己的一切。以往，我们总觉得“离去”距离自己很遥远，我们还有“那么长的一辈子”，其实，即使没有萨斯，我们中又有谁可以保证自己一定会有明天？

在这个大背景下，我们会发现我们许多的假设都是不成立的，我们为了一些琐碎的东西去伤害或者追逐，我们不停地推迟幸福为未来去积攒什么，我们把对别人的爱隐藏起来不去表达，因为“未来还有的是机会”，我们拒绝原谅同我们不一样的人或事，因为“这是个原则问题”，我们对自己的熟人是一种态度，对陌生人是另一种态度，因为“他同我有什么关系”……

萨斯告诫我们人的渺小，在科技如此发达的今天，号称能“征服自然”的人类却面对一个疾病束手无策；萨斯教会我们感谢，感谢在危机中看到的友爱与平和，我们真的应该做点什么，去[为别人]贡献一些什么，我们都应从今天开始做一些改变，“更多的宽容和理解，不苛求别人”，“更多的善意，悄悄做一件帮助他人的事”，“少

一些抱怨”。

这封信是一位素昧平生的大陆网友发来的，看过后，我原本因萨斯病而变得沉重的心舒缓了。它让我有种久违的感觉，因为在这碌碌闹市和这场夺命危难中，这封信的字里行间流露着人性中真诚、善良、包容的光华。

那天，一位身在大陆的老友打来电话她问我“你说我能度过这场危难吗？”我答：能啊，我知道你心里早就有了“真善忍”，能的，你一定能。

这不是安慰，我真是这么想的。我相信人的精神力量是巨大的，“真善忍”这三个字包含的正气更是不可估量的。古人认为瘟疫是邪气太盛所致，又说邪不压正。因此，在当前全球、特别是大陆疫情仍在凶猛发展的情况下，我宁愿把乘著“真善忍”之翼的精神飞跃，看成口罩、洗手、中西药保养之外更能承得住我对生命善良希望的根本良方。

愿世界上所有善良的人们都能沐浴在“真善忍”的温暖中，并得到生命永远的护身符！（有删节）

我发觉自己的抵抗力强了很多

在未认识大法前我是一个体弱多病的孩子。记得，我五岁的时候，有鼻炎，经常流鼻涕，特别是冬天，鼻涕总是不停。我也很怕雨，每次被雨淋到后，鼻涕又流了。我去医治过，但都未见好。一直到读高中一年级时，鼻炎还是经常犯。除此之外，我有时呼吸困难，还有其它一些身体不适。这一直影响着我的学习和生活。

后来有一次我的一位阿姨来我家，并把法轮大法介绍给了妈妈，我听说学了大法，可以身体变好，书还教人去如何做好人。我觉得很好，于是有时间就拿起《转法轮》来看。周末到炼功点炼功。随着时间的过去，不知不觉中，我很少流鼻涕了，而且也不怕雨了。我发觉自己的抵抗力也强了很多。而且我初中时候，跑800米从来没有及格，成绩远远低于及格线。高中修了大法后，我成绩竟然及格了。

在我修炼的五年多来，我没有生过病吃过药。大法不仅让我有了健康的身体，还教我要做好人，善待他人，要放下各种不好的人心和执著。我真的感受到了大法的超常威力。



修炼人的故事

大家谈：看报的本事

跟许多中国人一样，渐渐学会了怎么看报纸：反着看、侧着看、从字里行间看、往字的后面看、往话里面藏着的话看等等，总之是不能只看字面。

近年的谎言大观大概就数得上对法轮功的宣传了。第一个引起我注意的消息是中央发布的命令，“共产党员不准修炼法轮大法”。我用多年的经验一分析，便知除非已经有了太多的共产党员在炼法轮功，否则绝不会来这么一条通令。

下一篇特别著名的是《人民日报》社论“法轮功就是X教”。一看到这标题我就想笑，想起了小时候很起劲地唱过的革命歌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嗨！就是好！就是好呀就是好，就是好！”但凡什么东西要加一个“就是”来拚命强调的时候，说这话的人就已经心虚得很了。

再后来报上说有200万人炼法轮功。忽一日报上又说，武汉破获三个法轮功书籍销售点，“非法”销售收入达1亿多。1亿多！什么概念？按一本书十几元计算，一个城市的三个点就售出书籍一千多万册，怎么是全国才只200万人炼法轮功？

再后来报上又说了，200万炼法轮功的已经“转化”了98%，那么也就是只有4万还在炼了。过了没多久报上又说中国代表团整了160多万人的签名到联合国去，表示中国人民对镇压法轮功的支持。这时我便知道一定是外国人民很不支持镇压了，否则对付区区4万人，哪用得着160万人？

更惊人的就是著名的“天安门自焚”事件。电视里冒着滚滚浓烟的人体焚烧的镜头一出来，我一阵恶心，再一看烧得满脸是泡的小姑娘一声声凄惨地叫着“妈妈”，我立刻就闭上了双眼。从此后只要沾“自焚”就坚决不看。

几个月以后，朋友给我一张光碟，说是“天安门自焚”真相。我同样拒绝。朋友问我，天安门广场那么大，从来没有人背着灭火器巡逻，怎么可能在火点起来之后一

分钟内几十个灭火器、灭火毯、摄影师一起到齐？自焚的拍摄画面远、中、近景俱全，多部摄影机多角度同时拍摄，不是事先安排，岂能如此完备？

是这个理儿啊！等到我把光碟一看，慢放镜头中，刘春玲后脑勺挨的那一下清清楚楚地展现在眼前——她分明是被打死的！而这个画面是从中央台的新闻节目中录下来的！我被震惊了，不断告诫自己，以后不上当了。

机会又来了，“非典”“谣言”满天飞。怎样从报上得到咱想知道的信息呢？随手举例说明：

新华网4月18日消息：“北京每日可向市民提供10万瓶防‘非典’瓶装中药”。十万瓶！得有多少人得病政府才会下这么大狠心啊？

新华网4月18日「证券」栏消息：“牛市不可逆转‘非典’板块’有望走强”。连“板块”都出来了，还要“走强”！这瘟疫啥时候才过去啊？

现在报上又登了，卫生部长张文康被免职了。可明眼人知道，凭他的地位权力敢将这么大的事隐瞒四五个月吗？

在危难中，要对瘟疫形势作出正确的判断从而保命，就只有迅速提高看报水平了。（作者：天河）

新华社人员因发布萨斯文件被撤职

自由亚洲电台报道，新华社的一名高级编辑和国际部的一名负责人因发表政府高层有关防治萨斯病的消息而被撤职。据总部设在法国巴黎的“记者无国界组织”星期一披露，新华社一名姓杨的高级编辑日前将一份中共中央有关防治萨斯病的内部文件向外界发布。“记者无国界”认为，这名编辑这样做是为了控制萨斯病毒，并不构成违法。“记者无国界”指出，有关部门惩罚编辑人员的做法，反映出中国当局在萨斯爆发初期，试图隐瞒疫情的态度。